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16 年第 12 期 · 总第 660 期

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德国问题研究所·《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政治动态

- | 没有居留权就没有儿童金
- | 德国大联合政府就遗产税改革达成一致
- | 社民党和左翼党支持结束大联合政府
- | 基民盟和基社盟修补关系

经济纵横

- | 强权奶制品加工厂 vs 弱势奶农
- |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欧洲央行巨额购债计划合法

社会文化

- | 慕尼黑以 60 亿欧元资产成为德国最富大主教教区

热点透析

- | 英国脱欧：欧洲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没有居留权就没有儿童金

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6月14日讯 脱欧公投前不久，英国政府得到了欧盟最高法院的回应：如果没有了居留权，欧盟各国不需要向欧盟移民儿童发放儿童金（档案标识：308/14）。非英国国籍的欧盟公民在英国是否能获得和英国本国公民一样的社会福利，这点是英国脱欧争论的焦点所在。脱欧派认为，英国的社会福利正在被那群来自东欧的欧盟公民蚕食。

虽然该项决议间接地对欧盟区处于失业状态的外国人有些许的歧视，但这是出于欧盟诸国对国家财政的“保护”。欧盟最高法院称，欧盟条约“在社会保障方面没有共同的体系”，而是每个国家各自为政。因此，非本国劳工的儿童是否能申领到该国的儿童金取决于儿童是否有在该国的居留权。

在德国，欧盟移民的子女尚不需要获得居留许可方可得到儿童金。他们享有可以在欧盟诸国自由移动的权利。因此，在德国，欧盟移民的儿童与德国本国的儿童享有一样的权利。

德国大联合政府就遗产税改革达成一致

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6月20日讯 德国大联合政府就德国遗产税改革框架达成一致。新的遗产法将在夏季休假前公布，实施起始日期为7月1日。企业界则可以松一口气，新的遗产税法不会比旧版更为苛刻。新的遗产税法对中型企业予以保护，并确保了工作岗位。

企业资产低于2600万欧元的，可以免交遗产税。企业资产超过2600万欧元的，新法为其继承人设定了“需求测试”，以证明他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能够缴纳遗产税。继承人需要用自己个人资产来做担保。如果继承人用自己个人资产偿付遗产税，他可以在今后10年内免息暂缓支付。其条件只有一个，企业是继承而来，不是馈赠而来。

早在2014年年底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要求政府进行遗产税改革，但是始终没有结果。联邦宪法法院敦促政府务必在2016年6月30日前出台新的遗产税法。

社民党和左翼党支持结束大联合政府

德国之声6月20日讯 社民党和左翼党均表示，支持副总理加布里尔提出的建立中左翼联盟的建议。

加布里尔之前曾表示，面对右翼党团势力的壮大，有必要建立“所有进步力量的联盟”。但《明镜》周刊的一篇文章却又指出，“中左翼政党必须反省自己，以克服它们内部固有的沉闷、浮夸和纷争”。

右翼的选择党近几个月来的民众支持率持续走高，民调显示，他们在德国的支持率达14%，在16个州议会中，占有8个州的议会席位，并且预计将在2017年的大选中进入联邦议院。而社民党和基民盟围绕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所产生的分歧已严重影响了两党之间的关系，双方均指责对方应该对选择党的崛起负责。

社民党副主席贡贝尔（Thorsten Schafer Gumbel）对《图片报》表示，鉴于民粹主义右翼政党选择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左翼的政党和社会运动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政治右倾的影响”，“社会民主在任何地方都很难取得绝对多数，因此，我们希望加强与进步力量的合作，对新的社会运动持开放态度。”

加布里尔的副手施特格纳（Ralf Stegner）也表示，目前的大联合政府已到了必须改

变的时候，“健康保险，家庭政策，良好的工作、养老金和教育，以及税收公平，所有这些问题在目前的联合政府内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基民盟党内高层则强烈批评加布里尔的建议，指责他这一提法是在迎合党内的左派。黑森州州长布菲耶（Volker Bouffier）说，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组成联合政府对德国来说，是不利的。

左翼党联合主席里克辛格（Berd Riexinger）则表示，加布里尔的“联合组阁”的信号还不够明确，他希望两党能展开直接对话。“2017年大选之前，我们应该与社民党建立共同的竞选战略，以对抗保守政党的崛起，第一步应该是达成红-红-绿协议，共同推举一位总统候选人。”里克辛格说。

基民盟和基社盟修补关系

德国之声6月23日讯 德国基民盟和她的姊妹党基社盟23日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会议，试图修补近一年来因难民危机上的观点分歧而导致的紧张关系。

《明镜在线》曾报道称，伴随着默克尔难民政策的饱受争议和选择党的崛起，基社盟对基民盟的离心倾向日益明显。在今年3月举行的2017年大选战略研讨会上，基社盟领导人泽霍费尔对未来基社盟的政策走向提出新的思路。他认为，选择党的成功主要在于吸引了一大批长期以来被主流精英政治忽视的群体。因此，泽霍费尔提出，低收入群体的养老金必须有所保障，即使需要耗费国家数亿欧元，也要保持稳定。他同时说，将在大选中反对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和他的维持低利率的主张。

泽霍费尔说，如果基民盟不愿在这些政策上与基社盟保持一致，基社盟将考虑在2017年大选中放弃与基民盟结盟，单独参加竞选，泽霍费尔将成为基社盟的总理候选人。

基社盟的党内大佬，如交通部长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巴伐利亚州财政部长索德（Marcus Söder）均表示，基民盟和基社盟之间在一些核心问题上的分歧近十几年来少见，索德同时将选择党的崛起归因于默克尔的政策失败，“当基民盟向左转的时候，自然为（选择党）的右倾创造了空间”，他说。

不过，近一段时间，两党似乎都在努力修补裂痕，并与联合政府内的社民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譬如，如何推进新能源发展，如何重新设计遗产继承税以免再被联邦宪法法院否决，等等。

欧洲政治风向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曾经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社会民主党和保守党正在丧失他们的权力基础，民粹主义从左翼和右翼两面夹击，侵蚀着传统建制政党的民众基础。

德国社民党在多个州内失去地盘，得票率很少超过两位数，在全国的民意支持率不足20%，创社民党历史最低纪录。联盟党是否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目前的民意支持率为15%，而这些选票原本应该属于传统政党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翼，选择党都在蚕食着建制党派的票仓。

基民盟目前的支持率约为30%，比2014年议院选举时低了10个百分点。

基社盟的支持率为40%，似乎还不错，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基社盟原本期望它在巴伐利亚州的支持率会更高一些。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的目标一直是赢得绝对多数，可以无需与基民盟联合，而单独执政。

基民盟和基社盟在难民问题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默克尔试图在欧盟层面上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对蜂拥而至的难民实行再分配。基社盟领导人对这一立场原则上是认同的，只是对欧盟领导人在难民分配数额上迟迟未能达成一致越来越感到愤怒。他们提出，作

为欧盟计划的补充，应当关闭边界，阻止新的难民涌入，默克尔对此坚决反对。基社盟领导人将这一矛盾进一步升级，他威胁要对难民数量实施强制性的数额上限，声称要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诉讼，威胁在联邦议院退出与基民盟的结盟（这是基社盟的杀手锏，曾经在 1976 年使用过一次，持续数周，并因此在联邦议院获得广泛关注）。

如今，基民盟和基社盟的关系缓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地利政府。奥地利对难民的进入数量设定了上限，从而阻断了巴尔干路线，使得进入德国的难民数量大幅度减少，也降低了基民盟和基社盟在这一核心问题的摩擦，从而为本周末在波茨坦举行的两党会议创造了良好的和谐氛围。

基社盟秘书长朔伊尔（Andreas Scheuer）说：“我们希望团结一致，再度唤起人们对我们的政策的热情。”基民盟秘书长陶伯（Peter Tauber）称，双方将要讨论的议题包括：欧洲问题、竞争力、创新、数字化、社会团结和人口流动。双方领导人将在这些问题上寻求共同立场。

不过，基民盟和基社盟还将讨论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与绿党建立关系。基民盟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在 2017 年大选中与绿党结盟。而基社盟成员对这一建议普遍表示怀疑，因为在联邦层面，基社盟与绿党在难民问题上存在重要分歧，绿党主张对难民多少应该持“欢迎态度”。

经济纵横

强权奶制品加工厂 vs 弱势奶农

德国电视台“每日新闻”6月17日讯 大型奶制品加工厂对德国牛奶市场的掌控程度越来越高。行业分析师担心，随着乳制品加工企业的数量逐渐减少，奶农在收购价格方面的话语权势必也越来越少，或许他们将不得不把原奶出售给所在地区的唯一一家乳制品加工企业。

当梅前州的一个大型奶牛饲养场宣告破产之时，汉堡的一家奶制品加工厂福德塞兰（Fude und Serrahn）就立即出手买下了它，而福德塞兰本身是德国最大的乳业集团 DMK 的子公司。绿色和平组织的环境保护专家认为，大型乳业集团直接收购奶场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奶农和乳制品加工行业的关系已与往昔大不相同了。奶农独立的小作坊家族经营模式可能就此改变。在其他农业领域，这种现象早已出现。比如禽类和肉猪养殖户，自行决策权就受到上游肉类加工企业的限制。

德国奶农联合会主席莎贝尔（Romuald Schaber）指出，奶农和乳制品加工企业还存在另外一种投资合作形式，比如乳制品加工企业向奶农发放贷款，利息可以抵扣牛奶收购货款。这种借贷关系使奶农不得不长时间持续向这家乳制品加工企业供奶，奶农的独立性也因此受到了威胁。

德国农民联合会指出，对于德国每个农业个体来说，自身的独立性尤为重要。德国乳业加工企业利用了奶农目前处境艰难，落井下石，这种行为应该予以谴责。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欧洲央行巨额购债计划合法

德国电视台“每日新闻”6月21日讯 在斟酌了三年半之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终于发表声明，裁定欧洲央行巨额购债计划没有违反宪法。欧洲央行的信誓旦旦的托底豪言并没有超出欧洲央行的职权范围，也没有威胁到德国联邦议院的预算决定权。

欧洲央行于 2012 年 9 月欧洲债务危机最严峻之时制定了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根据该计划，欧洲央行在紧急情况下有权通过无限量地买入欧元区成员国国债来稳定市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收到 1 万多件针对该计划的诉讼，质疑者担心欧洲央行会买

入数十亿的危机国国债，并最终会由德国财政买单，因而认为欧洲央行的巨额购债计划违反了德国宪法。

社会文化

慕尼黑以 60 亿欧元资产成为德国最富大主教教区

巴伐利亚电台 6 月 20 日讯 慕尼黑大主教教区完成了复式簿记改制，首次对其名下资产进行估值，近期公布了其资产状况。该大主教教区 2016 年度的资产达到 60 亿欧元，位居德国各大大主教教区首位。价值 20 亿欧元的资产分别配置在 3 个基金会。基金会由独立理财专家掌控，所得收益仅可作心灵抚慰、福利以及教育方面的用途。教区主要收益来自于宗教税，2015 年宗教税共计 5700 万欧元。

自林堡曝出大主教教区财务腐败丑闻后，德国 27 个大主教教区共同决定将各自财务透明化。目前帕德伯恩大主教教区以 40 亿欧元、科隆大主教教区以 34 亿欧元位列第二、第三。德国天主教教堂从世界范围看都是属于比较富有的。与慕尼黑大主教教区资产实力相当的只有美国芝加哥教区，都属世界级最富有的教区。

热点透析

英国脱欧：欧洲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综合《明镜在线》、德国之声 6 月 24 日讯 2016 年 6 月 23 日，欧洲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黑色星期四。这一天，英国人抛弃理性，毅然选择了退回孤岛去“自恋”，选择了所谓的“自由”。这个决定尽管是一个民主的结果，但却带着强烈的全民性自我中心主义色彩，带着对周边世界的恐惧和警觉。

欧盟领导人 24 日发布联合声明称，欧盟已经准备好和英国尽快开始“脱欧”谈判，欧盟各成员国驻欧盟的代表未来几天内也将举行会议，为 28 日、29 日举行的欧盟峰会准备有关“脱欧”的成果文件。

避免骨牌效应效仿公投

对欧洲来说，这是近几十年来最惨痛的一幕，这场政治灾难的后果的影响远远超过欧盟的疆界，这也是欧洲人自酿的苦果。单纯地哀叹“要是没有这场公投该多好”，或者继续咒骂卡梅伦，都无济于事，我们必须接受现实，那就是，目前这个架构状态下的欧盟，已经无法给英国人带来希望。这是我们能够从这场公投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

欧洲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止损，将“脱欧”期间的损失最小化，英国将面临一段时期的经济和政治动荡。无论是对英国，还是对欧盟而言，分手总是困难和痛苦的。

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特金表示，公投结果让苏格兰面临“脱欧”的前景，这违背了苏格兰的意愿，并使英国宪法发生“重大实质性的变化”，苏格兰将开始为举行独立公投做立法准备，“极有可能”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

荷兰自由党领袖维尔德斯声称：“为英国而欢呼！现在轮到我们荷兰公民投票了。”法国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主席马琳·勒庞的侄女发呼吁：“是时候在法国引入民主机制了”，她要求在法国也举行“脱欧”公投。丹麦反对党红绿联盟也表示，希望就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公投。

民调显示，在荷兰，一半的民众认为政府应该组织公投以决定是否继续留在欧盟。按照目前的民意，多数人仍将投票支持荷兰留在欧盟，但是领先优势并不明显。丹麦的情况与荷兰类似。在瑞典，民意调查表明，如果现在举行公投，只有 32% 的瑞典人会支持留在欧盟。英国“脱欧”公投将欧盟原本隐性的疑欧、仇欧情绪表面化，并将在未来进一步分裂欧盟，甚至在欧盟 6 个创始国之一的意大利，约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

欧盟持负面态度。

没有人知道未来还将发生什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脱欧”派承诺的减少移民数量、与中印重新制定贸易协定，或者自由、安全、繁荣的新生活，等等，这一切都是浮云，至少在未来5年到10年内不可能实现。

新的冰河时期

随着英国的退出，欧盟丧失了其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人口大国。英国是一个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经济上对欧洲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英国的存在，极大地扩展了欧盟的地理版图。英国人帮助欧洲从希特勒的魔爪中解放出来，推进了共同市场的发展，策划并主导了欧盟东扩的步伐。如今，英国和欧洲的关系陷入新的冰河时期。

从内部而言，英国“脱欧”将使欧盟陷入长期的政治羸弱状态。政府首脑、内阁成员和外交官员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和经历就英国退出欧盟的细节问题举行磋商，并拟定出新的合作模式。“脱欧”派的行动同时也表明，欧洲一体化的大厦将倾，在政治剧烈动荡的时候，尤其是碰到像普京和埃尔多安这样的政治强人的时候，根本无法团结一致，共同应对。

欧盟建立之初是为了在战后避免敌对国家发生新的冲突而在经济上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最初，英国对这一联盟是支持的，尽管它对欧陆仍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直到1973年，英国才正式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两年后，英国通过公民投票，决定继续留在欧共体。

英国的退出将几十年来的一体化努力付之一炬，欧盟未来的日子将非常艰难。根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规定，只有当英国正式通知欧盟委员会“脱欧”决定，退出欧盟的正式谈判才能开始，这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一旦开始脱欧谈判，英国和欧盟将用两年时间完成所有的“离婚”手续，除非通过一致投票延长这一期限。英国政府必须在这两年期间完成英国法律和欧盟法律的切割，解决“脱欧”期间产生的所有大大小小的问题，在议会通过退出欧盟协定，同时为英国与欧盟关系制定新的合作框架。

如何从法律上重新界定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如何解决目前居住在英国的300万欧盟成员国公民地位问题？在欧盟境内200万英国公民怎么办？如何处理他们的工作和居住许可？宪法专家表示，针对这些问题拿出妥善的解决方案，至少需要10年。

在24日的声明中，英国首相卡梅伦没有对他辞职的具体时间做出明确表示，但他清楚地表明，无心领导英国与欧盟立即展开脱欧谈判程序，“我认为自己并不适合担任船长，继续引导我们国家驶向下一个彼岸”，卡梅伦说。

最有可能接替卡梅伦的人选是伦敦前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他与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一道，作为“脱欧”派的中坚力量，为这次公投“脱欧”摇旗呐喊。鲍里斯被视为一个聪明、无情和极具野心的政治家，同时又难以捉摸，深受不少英国选民爱戴，但很难想象他能领导英国与欧盟展开谈判。

默克尔不急于启动脱欧程序谈判

英国“脱欧”对德国总理默克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欧盟领导人中，没有人像她这样卖力地苦口规劝英国人留在欧盟，她甚至对卡梅伦表示，欧盟条约的基本原则不能修改，但她可以在条约之下为卡梅伦做任何让步。

默克尔在24日公投结果揭晓后表示，我们带着“深深的遗憾”，不得不接受多数英国人民做出的决定，“已经没有回头路。今天对欧洲来说，对欧洲一体化进程而言，都是转折性的一天”。默克尔同时呼吁欧盟其他领导人不要急于对英国公投结果做出结论。

英国的脱欧程序必须按照《里斯本条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尽管其他欧盟领导人表示，英国必须尽快展开谈判，但是默克尔和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均表示，并不急于要求

英国立即启动正式谈判。默克尔一名内阁成员表示，首先，英国国内的政治局势需要稳定，“我们首先需要英国政府内有人能够合法地代表英国主持脱欧程序谈判”，“我们希望给予伦敦足够时间，将国内的事情理清楚”。

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默克尔显然将主导欧盟与英国关系的谈判，其中包括欧盟单一市场对英国企业的准入问题。默克尔表示，欧盟有足够的力量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她强调，未来的谈判将建立在确保双边关系“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同时，任何谈判都不能无视德国人民和德国企业的利益。

默克尔和其他欧盟领导人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在接下来的脱欧程序谈判中，采取怎样的立场：过于强硬，会损害英国在欧盟其他贸易伙伴的利益；过于软化，会刺激其他欧盟国家的疑欧派采取同样的公投脱欧举动。欧洲议会议长、社民党人马丁·舒尔茨说，他将与默克尔磋商，防止其他欧盟国家仿效英国，避免脱欧公投的连锁反应。

在默克尔的基民盟以及德国政府内部，许多人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处理脱欧后的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普遍认为，切断与英国的经济纽带没有任何必要，但同时也只有在英国对欧盟公民采取开放态度的前提下，欧盟才会同样允许英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换句话说，英国不可能成为共同市场的一部分，除非它接受“自由移动”的条件，这也意味着，接受前提是欧盟国家的移民。

英国“脱欧”成功同样冲击着德国的国内政治。在公投结果宣布之后，基社盟领导人泽霍费尔表示，希望在德国也举行公投，公投适用于一些关键性问题，如修宪或对欧盟政策的修改。“公民参与是现代政治的核心”，泽霍费尔说，即使英国公投的最终结果是离开欧盟，也不能改变这一点。

颠覆了德国对欧盟基本的政治理念

欧洲经济未来几个月将是非常难熬的一段时期。欧洲央行和其他国家的央行已经为英国“脱欧”提前制定了应急方案，注入流动性，以避免恐慌性的提现，但仍不排除未来几个月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对金融市场而言，更严重的后果将在中期体现出来。由于单一市场的建立，全球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都将伦敦作为进入欧盟的桥梁，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服务业，其中三分之一面向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如果失去进入共同市场的资格，这些机构将面临严重的投资风险。伦敦现在每天的欧元交易额在 7500 亿欧元左右，退出欧盟后，欧洲央行不可能允许这么巨大的交易在欧盟之外进行。

如果欧元交易转移到欧盟境内，其他相关的金融产品和交易机构也将随之转移。英国最大的汇丰银行已经考虑将其部分业务转移到卢森堡。美国摩根银行也表示，公投“脱欧”后，摩根在英国将削减 4000 个工作岗位。德意志银行正在考虑将所有的英国业务转到欧洲大陆。咨询机构普华永道估计，英国因“脱欧”而在金融行业损失的就业岗位在 7 万到 10 万个之间。

英国脱欧，对德国经济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英国是德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6 年出口总额达 890 亿欧元，在英国 2500 多家德国企业。同样的，在德国的英国企业也超过 3000 家。英国与欧盟单一市场的纽带切断之后，这些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关系都将面临复杂而严峻的考验。

更重要的是，“脱欧”对德国对欧盟政治基本理念的颠覆是根本性的。欧洲共识是德国战后特征最为核心的一部分，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作为德国的国家目标被写入了德国宪法，英国“脱欧”将是对统一欧洲理念根本性的打击，尤其是在欧盟面临严重历史性危机的当下，这种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在东欧，难民危机冲击下的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不得不在控制边境、限制难民入境方面采取单方面行动，欧盟团结一致行动已

成为一句空话。在南欧，意大利、希腊尚未从欧元危机的泥潭中脱身。在整个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和疑欧派的力量不断崛起。英国人最终选择退出欧盟，无疑是在欧盟这面破镜上砸下一块石头。

此外，对德国来说，它非常需要英国留在欧盟，一个对德国友好、以自由市场主义为导向的英国，能够在欧盟内部对社会党占主导的法国形成制衡。随着近期德法关系的冷淡，德国更加需要英国的站台，毕竟英德两国在单一市场、自由贸易、加强竞争性、财政监管等方面有着几乎一致的立场。如今，制衡的力量消失，德法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微妙。

默克尔的危机

近几年来，欧洲经历了一连串的危机，从货币（欧元危机）、和平共存原则（克里米亚危机），到开放边界政策（难民危机），默克尔像一名勇士，在捍卫这些原则的同时，也为德国赢得了欧洲强国的地位，柏林成为欧盟在布鲁塞尔之外的第二个权力中心。但是，她能够应对新一轮的“脱欧”危机吗？

英国“脱欧”打破了欧洲的政治平衡，德国在欧盟关键性的经济增长和财政纪律等问题上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盟友。没有英国的制衡，接下来，法国人无疑将抬高他们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标准的反对声。

如果荷兰和丹麦也决定离开欧盟，德国将更加孤立，因为东欧对德国的亲近关系已大不如从前。波兰目前在巴尔干国家和维谢格拉德集团（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中扮演着领导角色，而波兰仍然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耿耿于怀。

德国的民粹主义者呢？他们显然很得意，英国“脱欧”为他们的反建制主张提供了最具合法性的证明，完全可以拿来忽悠那些选择党的潜在支持者：“看，怎么样？！还是有可能的，你总有其他的选择。为我们投票吧！”

不久之前，德国选择党和欧洲其他右翼政党加强了联系，包括维也纳、巴黎、海牙和伦敦等地的右翼团体，试图建立一个欧洲范围的宏伟计划，攫取权力。近日，奥地利总统选举，民粹主义候选人仅以微弱劣势落败，最终的选举结果由于他们的上诉而至今没有出台。英国“脱欧”同样也是民粹主义权力扩张计划的一部分。

许多民粹主义者认为，民粹主义思潮越强烈，像他们这样的小党派就越有机会登上权力的舞台。许多人非常愿意看到特朗普当选总统。这也是为什么选择党在德国的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原因，这也意味着主流政党的地位将更加动荡不安。2017年的大选，还能有足够的席位让基民盟和绿党联合组阁，或者让基民盟、社民党再度形成大联合政府吗？

默克尔能否改变这一趋势？她将如何应对德国和欧洲境内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新趋势？我们是否真的如同选择党所说的，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边缘，一场“政治革命”的刀锋上？

一切都是未知数。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16年6月25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武亚平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